

ROGER ZELAZNY

The Great Book of Amber

安珀志

3

美国“国宝级”
奇幻史诗巅峰巨著

SIGN OF THE UNICORN

独角兽之兆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
马 晓 译

——安珀志——

SIGN OF THE UNICORN

独角兽之兆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
马 骁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珀志. 3. 独角兽之兆 / (美) 泽拉兹尼著; 马骁

译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5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2879-5

I. ①安… II. ①泽… ②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3890号

Original Title: Sign of the Unicorn

Copyright © 1975 by Roger Zelaz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

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中文版权©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4-3092

独角兽之兆

作者: [美]罗杰·泽拉兹尼

译者: 马骁

责任编辑: 李伟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江培芳 朱双南

封面设计: 莫晓娟

版式设计: 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姜瑞清 张新元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130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8印张

ISBN 978-7-5502-2879-5

定价: 3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CHAPTER

I



我放下那可怖的包裹，无视马夫惊异的目光，将马匹交给他打理照料。我把包裹甩到肩上，大步走向宫殿的后门。斗篷无法完全包住里面的东西。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闹得天翻地覆。

我绕过训练场，走上通向宫殿花园南端的小径。这条路上耳目较少。当然，别人仍旧会看到我，但走正门只会更加狼狈，那里无论何时都是一派繁忙景象。妈的！

容我再说一遍，妈的。我本以为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。但那些真惹上大麻烦的人，似乎连麻烦都生了利息。

花园远端的喷泉旁有几个人在闲逛。两名卫兵正从小径旁的矮树丛中走过。他们见我过来，马上止住话头，转开目光。很明智。

我回安珀还不到一周，很多事都悬而未决。安珀的宫廷中充满猜疑与不安。而如今，一桩命案更为科温一世——也就是我——登

基前这段短暂的躁动期抹上了不祥的色彩。

现在有些事亟待解决。其实从一开始，需要处理的事情就多得一塌糊涂。照我看，我也算一直在埋头苦干，并没有打马虎眼。我已经定下了轻重缓急，准备依序处理。可现在……

我穿过花园，跨出树荫，来到斜阳之下。接着我走上宽阔的旋梯，进入宫殿。一名卫兵冲我行礼致意。我踏上后楼梯，来到二楼。然后，三楼。

在我的右侧，兰登走出他的房间，进入楼廊。

“科温！”他打量着我的脸，说道，“出什么事了？我在阳台上看到你……”

“进去再说，”我用目光示意，“我们得私下谈谈。就现在。”

他看了看我肩上的包裹，犹豫片刻。

“到前面去吧，隔两个房间。”他说，“可以吗？薇亚妮还在房间里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他带路过去，打开了房门。我走进这间窄小的起居室，找了个合适的位置，放下尸体。

兰登盯着包裹。

“我该干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打开包袱，”我说，“好好看看。”

他单膝跪下解开斗篷，就地铺开。

“死透了。”他观察着说，“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你看得不够仔细。”我说，“掀开眼皮。再捏开嘴看看里面的牙，摸摸手背上的骨刺，数数手指的关节。然后告诉我有什么问题。”

兰登开始照我说的检查尸体。当他看到死者的手时，停了下来，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我想起来了。”

“想起来就说。”

“那还是在弗罗拉的地盘……”

“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，”我说，“它们在追杀你。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“对，”他说，“我一直没机会告诉你。我们在一起没待多久。奇怪……这东西是打哪儿来的？”

我犹豫片刻，不知是该逼他说出自己的故事，还是先把我的告诉他。我的故事最终胜出，因为它是我的，而且刚刚发生。

我叹了口气，坐进一张扶椅里。

“刚才，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兄弟。”我说，“凯恩死了。我晚了一步。是这东西——这个人——干的。当然，我本想活捉他。但

他拼得很凶，让我别无选择。”

他轻轻吹了声口哨，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。

“我明白。”他说。声音轻极了。

我打量着他的面庞。是否有一缕最难以察觉的微笑正等在侧厢，准备登场与我的微笑相会？非常可能。

“不，”我淡淡地说，“如果是我干的，我的安排会巧妙得多，足以把自己洗得清清白白。我跟你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凯恩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在一层草皮下，独角兽林地附近。”

“那地方够可疑的。”他说，“或者说，在其他人眼里会很可疑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我知道。但我必须把尸体藏好，遮盖好。我不能就这么把他带回来，然后马上开始抵挡各种质问。更何况，我还要先弄清楚你藏在脑袋里没告诉我的那些重要情报。”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我不知道它们有多重要，但肯定会告诉你。不过别让我继续这么一头雾水了，好吗？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”

“发生在午后，”我说，“当时我在港口同杰拉德吃午餐。然后，本尼迪克特用主牌把我拉回山顶。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了一

张便笺，显然是从门缝塞进来的。上面约我在私底下见个面，午后晚些时候，在独角兽林地。署名‘凯恩’。”

“你还带着那张便笺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我从口袋里掏出纸条递过去，“给。”

兰登看了一遍，摇摇头。

“不好说。这可能是他的笔迹——如果他写得很急的话——但我不这么认为。”

我耸耸肩，接过纸条，叠起来放到一旁。

“无论如何，我尝试用主牌联络他，想省下骑马出行的时间。但他没有回应。我以为如果这事真那么重要的话，他肯定是想隐藏行踪。所以就找了匹马，出发了。”

“你跟别人说过自己去哪儿了吗？”

“自然没有。但我想试试那匹马的本事，所以跑得飞快。我没亲眼看到凯恩被杀，当我走进林地时，只见他躺在那里，喉咙被人割开，不远处的树丛里一片狼藉。我追上这家伙，逮到他，和他战斗，最后不得不杀了他。自始至终，我们一句话都没说过。”

“你确定捉对人了？”

“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你也会这么判断。他的足迹一直通向凯恩的尸体。衣服上还有未干的血迹。”

“也可能是他自己的。”

“再好好瞧瞧。他身上没有伤口。我扭断了他的脖子。当然，我马上想起了过去曾在哪里见过这东西，所以立即把它带来找你。在你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之前，我还有个东西——关键证据。”我取出第二张纸条，递给兰登，“从这家伙身上搜出来的。我猜他是从凯恩那儿拿到的。”

兰登读了一遍，点点头，把纸条还给我。

“以你的名义写给凯恩，邀他在林地见面。是的，我明白了。不用说……”

“不用说，”我接过话头，“而且不仔细看，确实有点像我的笔迹。”

“不知道要是你先到了会怎样？”

“可能什么事都没有。”我说，“让我活着，狼狈不堪——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这个把戏就是要让我们以恰当的次序到林地去，要不是我赶得很急，就连这家伙也追不上。”

兰登点点头。

“能定下这种计划缜密的阴谋，”他说，“肯定不是外人。出不了这宫廷。有什么想法？”

我低笑两声，取过一支香烟，点燃，然后又笑了笑。

“我刚刚回来，你却一直都在。”我说，“这些日子谁最恨我？”

“这问题很让人头疼，科温。”兰登说道，“每个人都有对付你的动机。按常理，我会选朱利安。不过这次却不太可能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他和凯恩一向很好，有些年头了。他们一直泡在一起，彼此关照，关系很铁。朱利安还是你记忆里那个冷血、卑鄙、无耻的小人。但要说他喜欢谁的话，就是凯恩了。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，就算为了对付你也一样。毕竟，如果他想干的话，可以找到其他很多方法。”

我叹了口气。

“下面该谁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确实不知道。”

“好吧。你觉得这事会有什么反响？”

“你被搞臭了，科温。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你干的，不管你自己怎么说。”

我冲尸体点点头。兰登则摇摇头。

“这很可能是你自己从影子里挖出来顶罪的可怜虫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，“有意思。还有我回安珀的方式。我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出现，给自己捞足了好处。”

“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。”兰登附和道，“你甚至不用杀艾里克，就拿到了想要的东西。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好运气。”

“对。另外，我回来想要做什么也不是秘密，还有我的部队，你想想，异域人，特别的武器，驻扎此地。用不了多久，有人就会对他们的存在极度不自在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到现在为止，全靠一股外界威胁的出现，才帮我省去了这些麻烦。还有我回来之前扯上的那些嫌疑，比如谋杀本尼迪克特的仆人。现在又加上……”

“是的，”兰登说，“你一告诉我，我就想到了。当年你和布雷斯攻打安珀时，杰拉德把部分舰队从你们的进攻路线上移开；与此相反，凯恩用他的舰群和你开战，将你逐退。现在他死了，我可以想见你会让杰拉德掌控整支舰队。”

“还能有谁？只有他胜任这项职务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，毫无疑问！如果我想杀个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凯恩是最合理的选择。这也没错，绝对他妈的没错。”

“你准备如何处理此事？”

“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，争取找出幕后的那个人。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？”

“我在考虑到时候如何帮你辩解。不过作用不大。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你和我走得太近。无论我们说得多么合理，只可能起到反作用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过担下这罪名？”

“有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正当防卫的借口完全用不上。这种割喉伤必然是突袭的结果。而且我也没心思采用另一个方案，编造一些他准备叛乱的证据，然后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安珀的利益。我不想以这种形式担下并不属于我的罪名。就算那样做了，最终我还是会被搞臭。”

“但至少有个绝对强横的名声。”

“这种强横不是我想展示的性格。不，这个方案，出局。”

“那么，干脆掩盖一切，然后——对了。”

“‘对了’什么？”

他眯起眼，盯着左手的拇指。

“嗯，我刚好想到，如果你还想除掉什么人，现在正是个机会。你知道，受诬陷的对象可以常换常新嘛。”

我认真思索着，直到抽完手里的烟。

“不坏，”我说，“但现在我不能再牺牲任何兄弟，就连朱利安也不行。何况这次他是最难诬陷的。”

“不一定是族人嘛，”兰登说，“很多安珀贵族都有动机。比如雷金纳德爵士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兰登。换角儿的方案也出局。”

“嗯，那我这些小小的脑细胞就算用光了。”

“我希望不包括分管记忆的那部分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兰登长叹一声，直起腰，站起身，从我面前走过，来到窗前。

接着他拉开窗帘，朝外面看了一会儿。

“好吧，”他重复道，“这故事很长……”

接着，兰登开始讲述他的故事。

CHAPTER

II



